

论熊十力“体用不二”的创造观^{〔*〕}

○ 杨孝青, 刘仲林

(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科技哲学部, 安徽 合肥 230026)

〔摘要〕本体是熊十力建构新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。熊先生依据《易经》乾坤之义,创立“体用不二”,论证本体是创造之源。他厘清了由“仁——生生——创造”的理论脉络,为中国新哲学注入了刚健的创造精神。此外,他还论证了儒学不但可以与现代科学接轨,而且可以纠正科技的异化发展。当今世界,科技发展日新月异,一个国家、民族创造能力强弱直接影响自身的兴衰成败。中国哲学界要传承创新前贤的“创造”思想并将其转化为大众的自觉实践。

〔关键词〕熊十力;体用不二;创造观

《易经》被称为群经之首、大道之源,对中国哲学长期以来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熊十力在举世轻贱中学之际,力图复活中国文化的血脉。熊先生舍佛入儒、归宗《大易》,创立“新唯识论”,以“体用不二”为其哲学根基,阐发《易经》“生生”精神,展现了宇宙生生不息之变动真机。熊十力认为,仁学是敦仁日新之学,仁即是“生生”,“生生”即是创造。他赋予儒学以刚健的创造精神,力图实现儒学的现代化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。

一、舍佛入儒 归宗大易

熊十力本体论的核心思想是“体用不二”,此思想来源于王阳明的“即体而

作者简介:杨孝青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博士生,研究方向:中国哲学、思想政治教育;刘仲林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哲学部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研究方向:哲学、创造学、交叉科学。

〔*〕2013年安徽省教育厅质量工程思想政治教育专项重点课题(编号:2013SZXM122);2013年安徽省青年人才基金项目(编号:2013SQRW143ZD)。

言,用在体;即用而言,体在用”之说。熊先生发展了该学说的思想内涵并给予新的界定:“夫用者体之显,譬如众沓是大海水之显;体者用之体,譬如大海水即是遍与众沓为体,非超脱众沓而存在。无体即无用,离用元无体,所以从用上解析明白,即可以显示本体……此谓即体即用、即用即体,此谓体用不二。”^[1]熊十力反对不辨体用或将体用打成两橛的哲学观点。他认为西方哲学割裂宇宙而各取大用流行之一方面作为本原,实际上是无体之论。他说:“哲学之本务,要在穷宇宙基源,故可谈宇宙论者,未可茫然不辨体用。若体用无分,则其持论必将以用为体,实堕于无体之论而不自觉,西学正有此患。如一元唯心论以精神为宇宙本体,一元唯物论以物质为宇宙本体,殊不知神质以相对立名,皆现象也。”^[2]对于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发展,熊十力指出,“中国哲学之宇宙论,自伏羲创说以来明辨体用。道释两大学派都有明确的体用观,但两家存在诸多缺点:老庄以虚无为本,不知体用不二,以柔弱为用,不敢为天下先,不肯革命。佛家悍然逆遏宇宙‘大生’、‘广生’之洪流是欲导万类归于澄寂寂灭,毁宇宙,反人生。”

熊十力早年学佛,后不满佛家耽空,著《新唯识论》对其进行系统批驳。龙树菩萨是大乘空宗本体论集大成者,空宗的中枢学说是“破相显性”,着重点惟在“证会法性空寂”。熊十力认为,空宗主旨是出世思想,大空诸师的本旨在破相以显性,终归于相空而性与之俱空,即体用皆空。他说:“破相,所以显性,法性本不可空,群经皆有实相印在,如何道他一切都空?此是大空学之本源,当还他真相,毋宁古哲受冤。然复须知,由破相显性之主张,一直往前推演,则相空而性复何存?此则大空诸师自己反攻自己,而终不自觉也。”^[3]因此,空宗所证会的本体是无相、无为、无造、无作,不曾领会宇宙生生化化不息真几,有废用求体之失。

无着、世亲是大乘有宗开山鼻祖,创立新缘生论,建立种子,肯定法相,对治空宗破相显性。熊十力认为有宗着重点在“解悟法性真实”,用意虽美,但也存在诸多过失:第一,建立赖耶识,含藏种子,为第一缘起。此说谬误是“颇近外道神我论”。第二,本有种为初因,确由反对外道大自在天变化之论,但此说法是“前门谢绝天神(大自在天),后门延进神我(赖耶识)。”第三,种子分为本有、新熏,成大混乱。因为“无着已建立本有种,今复言现行熏生新种,却是一团混乱。”第四,大有以八识聚,通名现行。此说“直将宇宙划分为潜显两重世界,不谓之戏论得乎?”^[4]第五,种子、真如是二重本体,有无量过。空宗和有宗在本体论上存在诸多缺陷,使其理论陷入诸多自相矛盾的困境。虽然有宗和空宗理论存在诸多相异乃至对立之处,但两者都共有一个不可变革之根本信念:“即以万法实体是无有生、无有流动、无有变化,此法性所以有不生不灭之称。”^[5]

与佛家将整个宇宙视为“无有生、无有流动”的寂灭之乡不同,熊十力视宇宙万物都处于“生生不已”的大化流行之中。佛家说“刹那灭”,看到是凡物“才生即灭”,而熊先生看到的却是凡物“才灭即生”,“生生”是万物的本性。他说:“万物本无固定性,刹那刹那顿起顿灭,顿灭顿起。如是推迁,生生不已,此

万物的本性也。”^[6]易言之,宇宙万物始终处于生生不已的变化过程中,只有归宗孔子,体认体用不二,才能体会宇宙生生不息之真机。故他“近取诸身、远取诸物”,由《易经》悟得“体用不二”。他说:“余从宇宙论之观点,审核大空、大有,良久而莫能契。终乃近取诸身、远取诸物,忽尔悟得‘体用不二’。回忆《大易》乾坤之义,益叹先圣创明在昔,予初弗省。若非殚精空、有,疑而后通,困而后获,何由达圣意乎?”^[7]这段话表明了熊十力舍佛入儒,归宗《大易》之心路历程,也表明了熊先生对其新哲学体系的自信。

二、仁即生生 生生即创造

中国传统哲学很少关注创造。在儒家经典著作中,“创”和“创造”之词使用频率极低,《论语》仅出现一次。子曰:“为命,禘谏草创之,世叔讨论之,行人子羽修饰之,东里子产润色之”。(《论语·宪问》)宋明理学没有发展出“创”的思想。随着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,创造思想开始受到学者关注。龚自珍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倡创造精神的学者,他在《壬癸之际胎观第一》中提出“我光造日月,我力造山川,我变造毛羽肖翘,我理造文字言语,我气造天地,我天地又造人,我分别造伦纪”。意思是说,“日月、山川、毛羽、文字、天地、伦理”等都是人创造活动的结果。梁启超主张:“创造中西化合的新文化系统是中国人的应尽责任。”^[8]“新文化运动”时期,创造精神受到学术界高度推崇,以陈独秀、李大钊为尤。陈独秀提出:“盖人类生活之特色,乃在创造文明耳。”^[9]李大钊提出:“太上创造,其次改造,其次顺应而已矣。”^[10]但是,以上诸学者均只是提出创造观点,并没有系统的理论构建。

熊十力从维护儒学道统出发,归宗孔子,阐发“体用不二”之蕴,肯定实体是创造之源。熊十力说:“若从实体处着眼,则万物与吾人,一切创造,一切变动,一切富有日新的盛德大业,都应归本于实体是无尽藏。”^[11]实体变化要通过功用起作用。功用有翕辟两方面,翕为物质,犹《易经》之坤,翕化成物;辟为生命、为心灵,犹《易经》之乾,辟主动开物,具有“生生、刚健、亨畅、升进、昭明等德用”。由于翕是物化,故只能于辟上识得大用流行。本体流行,唯是健以开发之辟,其翕成物者,所以为辟作工具,辟待翕成化。熊十力认为,辟即是《易经》之乾,乾德生生,乾德就是仁德。他说:“学者知乾为仁,则知仁德即为乾德,实统万德万善,而生生、刚健、昭明、通畅诸德尤为仁德之主干。”^[12]

将仁与生联系起来并非熊十力的创建。纵观先圣孔子虽未直接将“仁”与“生”联系起来,但从子曰:“天何言哉?四时行焉,百物生焉。天何言哉?”从《论语·阳货》的言论可以看出孔子的天道观是“行”和“生”。宋明诸儒,最先将“仁”与“生”联系起来的是周敦颐,他将宇宙生成论与儒家仁学结合了起来,从而体现天的仁德。他说:“天以阳生万物,以阴成万物。生仁也,成,义也。故圣人在上,以仁育万物,以义正万民”。(《通书·顺化第十一》)清儒戴震也注重“仁”与“生”的联系。他说:“《易》曰:‘一阴一阳之谓道,继之者善也,成之者性也。’

一阴一阳，盖言天地之化不已也，道也。一阴一阳，其生生乎，其生生而条理乎！……生生，仁也，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”。（《原善卷上》）

由上可知，熊先生真正的贡献是将生生与创造联系起来，明确提出了“生生即是创造”的观点。熊十力认为宇宙万物处于生生不已的变化过程中，无始无终、无穷无尽，故创新是没有止境的。他说：“生生，言其大生、广生，常舍故创新、无穷无尽”。^[13]熊十力认为要发挥人的创造力就要归仁。他说：“人类发育日盛，亦足证明人生本有仁心，为其相互结合之根，故能创造一切，蕃殖其类也。”^[14]仁是用，不是本体，通过功用“仁”而识体。熊十力说：“吾人于一方面当然承认人类之自由创进，创进者，言人类的进步是由其自力创造得来。另一方面当知吾人的生命元是禀受于天，天者，宇宙实体之名。未可曰人力无来源也。天工人事两相融合，乃著此奇迹。”^[15]至此，熊十力厘清了从“仁——生生——创造”的理论脉络，为中国哲学注入了刚健的创造精神。笔者认为，这是熊十力本体哲学最重要的创见。

三、爱智在于归仁 归仁才能格物

儒学在现代饱受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不能开出科学。熊十力认为，中国科学之论首倡者为孔子。他说：“《论语·雍也篇》曰：‘君子博学于文’……故古时言学，皆博文之谓，即科学的起源也。”^[16]熊十力指出，墨子、惠子、黄缭都注重科学，由于晚周道家影响超过儒家，加上秦朝专政，使科学萌芽断绝。自秦汉以来的小康之儒不是孔子嫡传。宋、明儒偏重心性修养而不重视对科学的研究，王阳明反对格物，失去儒家《大学》的本意。释道两家皆为“日损之学”，不可能发展出现代科学。他说：“佛家有大定之功，明睿照物，往往洞达理要，但不曾留意于即物穷理之术。因明学仅为辩论斗争之工具，亦不向格物处发展也。”^[17]又说：“道家的世界观只任自然的运化推迁，无有自我作主，更无圣人裁成天地、辅相万物之大道。”^[18]熊十力认为，只有孔子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”的观点与近代科学发展相符。他说：“近代科学发展之伟绩，颇与先圣孔子之远见相符者，岂不奇哉？‘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，曲成万物而不遗’，今后科学之任务正向范围天地，曲成万物而努力，圣人之理想终必完全实现，无疑也。”^[19]

熊十力认为，孔子的仁学以敦仁立其大本，爱智、格物以行其达道。敦仁是日新之学，爱智和格物是通向仁的两条路径。爱智在于归仁，归仁才能格物，格物学就是今天的科学。爱智在于归仁，归仁才能格物。所谓“智”是指人性灵的发用，与王阳明的“良知”本意相近。格物学即是科学。因为人有“智”，才能努力创造，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。智主导人，则性海流通，人的创造性就会得以发展；如果人被恶习种子所蒙蔽，则智不出。圣人能够由本性之仁，造起一切善习，生长无数善的种子而能够日新不息。凡夫被恶习所蔽，丧失性海，也就缺乏创造性。推扩智的主要方法就是损除其害智的因素。强力斩除内心中恶习的种子，

而后大明之智才会出现。熊十力说：“扩大之道无他，实以发之而已。发之于日常起居动静、发之于格物穷理，发之于开物成务、富有大业。一切皆是智之流行，一切皆是智之开拓。”^[20]

推扩“智”的目的在于除人自私自利之恶习种子，发挥人的创造性，创成经天纬地的一切新事物。简言之，推扩“智”在于格物，即“致知在格物”。“格”即是“至”，“物”表示物质世界，格物就是要将人的良知推致一切事物上来。熊十力说：“《大学》曰：‘致知在格物’。此知字即《易》和《论语》之所谓‘智’，孟子、王阳明亦谓之‘良知’，是乃吾人本心天然明几，不由外烁得来，不因学习始有……推动、扩大吾本心之明，用于外在的一切物，穷究事物之规律与其本质，而变化裁成之，以尽物性而利于用。于是吾人始有经验事物、钻入事物、制驭事物、创造事物、利用事物的知识，故曰：‘致知在格物也’。”^[21]

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世界，研究方法要靠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。熊十力认为科学的真正创建来自人的“天机乍动”，即重视灵感在科学发现中的重要作用。他说：“余固知凡为格物之学者不得不用纯客观的方法”，然当其解决重大问题时必先之以假设。作假设时，却只靠内心天然明几。”^[22]所谓“天机”、“明几”是指人的想象、直觉、灵感，它来自于人的“智”，即良知。很显然，科学研究只靠逻辑分析和实证研究，或者说只靠概念、判断、推理是不够的。无数事实证明，人的想象、直觉、灵感经常在科学发现中发挥重大作用。

熊十力指出，近代西方科学存在“弱于德，强于物”、“逐万物而不反”的流弊。原因在于人类只有知没有智，不能体认人与万物本来一体，导致科学的异化。让科学成为强者征伐、掠夺弱者的工具和帮凶，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。当今世界科技竞争日趋激烈。科技的发展既造福了人类，也导致了严重的科技异化，例如：全球冲突不断，自然灾害频发，人口、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等。人类必须认识到：人与万物本为一体，人与人之间应该互助互爱，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，科技的发展应该造福全人类，合理开发自然资源，注重保护环境，人类才有光明的未来。否则，“强于物、弱于德”的科技发展最终有可能导致人类自身的灭亡。因此，体悟孔子敦仁日新之道，视天地万物为一体，才能让科技的发展造福全人类。

四、评价与反思

自1932年熊十力《新唯识论》问世以来，海内外学者对熊氏哲学研究如缕不绝。至二十世纪末，在众多研究熊学的文献中，大多都没有将研究视角触及熊十力的创造思想，而主要关注熊氏的学术渊源与思想背景，本体宇宙论与体用关系，“境论”与“量论”的关系以及建国后熊氏思想的演变等方面，都可以从郭齐勇和秦平的熊学研究综述中窥见端倪。^[23]

新世纪以来，社会发展对创新的呼唤日益强烈，创造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话题，熊氏的创造思想开始受到关注。例如：郭清香从熊氏本体的角度论证其

创新思想,指出创新是人的本性。她说:“由本体恒变,推出创新是道德主体必然具备的特性,由此彰显人作为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,塑造出活泼向上、自强不息、创新不已的‘人’,这就是熊十力的目的所在,也是其思想理路之所在。”^[24]曾海龙从熊氏的本体论导出其“生命即创造”的观点,肯定儒家精进向上的人生观。他说:“精进即是创生生命,宏大生命。生命即是创造,此是熊十力所要弘扬的一个重要主题。”^[25]陈改桃等研究了熊十力创造思想的形上根据。她说:“在熊十力的理论中,创造之所以成为生命的本质,成为宇宙进化、人与社会完善、进步的动力,因为创造之源在本体。”^[26]总体上看,几位学者都论证了熊十力本体是创造之源,肯定了熊氏凸显儒家精进向上的人生观重要意义。但对熊氏创造思想系统梳理和论证不够完善,特别是没有关注到熊氏厘清从“仁——生生——创造”的理论脉络对传承创新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。

除熊十力以外,张岱年、方东美、罗光等当代著名哲学家均非常关注创造思想并有自己的理论建构。当然,几位大师的哲学建构都存在着不尽完美之处,我们不必为此苛责前贤。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对前贤创造思想的传承创新,并转化为大众的实践。反思中国新哲学建设现状,大多限于经院式研究,徘徊于“我注六经”和“六经注我”之间。哲学不能走出书斋服务大众,没有转化为大众的智慧,大众的创造潜能未得到普遍的开发,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!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有目共睹,但是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差距较大,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任重而道远。

总之,时代发展需要哲学创新,而哲学创新则要服务大众,唤醒大众创造觉醒。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创造的重要价值,因为“创造强则国强、创造进步则国进步,创造胜于欧美则国胜于欧美,创造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”。这也是研究熊十力创造思想的意义所在。

注释:

- [1]熊十力:《新唯识论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8年,第161-162页。
- [2]熊十力:《原儒》,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09年,第220页。
- [3][4][5][6][7][11]熊十力:《体用论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9年,第32、50-53、45、57、55、97页。
- [8]郭汉民:《梁启超对中西文化的思考》,《广西社会科学》1999年第4期。
- [9]陈独秀:《陈独秀文章选编》(上),北京:三联书店,1984年,第101页。
- [10]李大钊:《李大钊文集》(上),人民出版社,1984年,第174页。
- [12][13][14][15][16][17][18][19][20][21][22]熊十力:《体用论·明心篇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09年,第152、115、156、169、123、124、126、146、170、172、178页。
- [23]秦平:《近20年熊十力哲学研究综述》,《哲学动态》2004年第12期。
- [24]郭清香:《论熊十力哲学中道德主体的创新性》,《齐鲁学刊》2003年第1期。
- [25]曾海龙:《本体的困惑——熊十力哲学思想研究》,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2011年,第110页。
- [26]陈改桃、李谋仲:《寻求创造的形上根据——熊十力的创造观探析》,《安庆师范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1年第3期。

[责任编辑:嘉 耀]